

## 吴鞠通与《四库全书·医家类》\*

杨东方<sup>1</sup> 刘平<sup>2#</sup>

(1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 100029; 2 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

关键词: 吴鞠通; 四库全书; 医家类

中图分类号: R2-52

吴鞠通,清代著名医学家,温病四大家之一,所著《温病条辨》为温病学经典名著。吴氏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四库全书·医家类》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往往只是引用吴鞠通《温病条辨·自序》的“来游京师,检校《四库全书》,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稍加说明,一直没有深入探讨。实际上,吴氏能够检校《四库全书》有其特殊机缘,且其受益于《四库全书》不仅仅是得以阅读了《温疫论》,更在于四库医书编纂者“以王刘(笔者注:即王履、刘河间)二家为宗”的学术思想的熏陶。

### 1 吴氏与《四库全书》的结缘

吴氏与《四库全书》的结缘出于无奈。朱士彦《吴鞠通传》言“君十九岁而孤,家贫,弃举子业,走京师,时四库馆开,佣书以自给。”朱为吴鞠通好友,他明确指出吴鞠通检校《四库全书》是“佣书以自给”,是通过誊录《四库全书》获得生活来源。但这段话有一个地方容易造成误解,即吴鞠通“走京师……佣书以自给”时的年龄。吴氏十九岁而孤,但到京师检校《四库全书》时已经26岁。对此,吴氏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表述的比较明确“塘十九岁时,父病年余,至于不起,……因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越四载,犹子巧官病温。……又越三载,来游京师,检校《四库全书》。”

吴鞠通得以检校《四库全书》有一背景。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因包罗宏富,卷帙浩瀚,故无法全部刊刻,只能找人抄录。前四部(即“北四阁”: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誊录人员通过保举考试选拔,誊录完成后议叙授官。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一日《办理四库全书处奏遵旨酌议排纂四

库全书应行事宜折》就言“臣等公同酌议,令现在提调、纂修各员于在京之举人及贡监各生内择字画工致者,各举数人,臣等覆加阅定,共足四百人之数,令其充为誊录,自备资斧效力。仍核定字数,每人每日写一千字,每年扣去三十日,为赴公所领书交书之暇。计每人每年可写三十三万字,并请照各馆五年议叙之例,核其写字多少以为等差。”<sup>[1]</sup>吴鞠通19岁已经放弃追求功名,且家庭困窘根本无法“自备资斧效力”,完全不符合前四部对誊录生的要求,故没机会参与到《四库全书》工作之中。但在前四部《四库全书》誊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选拔过程容易舞弊、议叙授官影响铨选、官缺不够等。故后三部的(即“南三阁”: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誊录则有了变革。乾隆皇帝《御制诗五集》卷六《题文澜阁》次联小注云“前办理四库全书四分时,准各誊录自备资斧效力五年,期满给予议叙,其中人数众多,不无倖进,借此为终南捷径者。既虑有碍选法,亦非策励人才之意,是以后次续缮全书三分饬发内帑银百余万两,觅书手予值缮写。在钞胥等受值佣书即同和雇,而书成又不致滥邀议叙,仍于铨政无碍也。”对此,郭伯恭先生评价道“当前四分全书告成之后,复续缮三分藏之南中。而关于誊录一项则改保举考取为雇觅给值。”<sup>[2]</sup>正是这种予值觅书手的改革,无功名无财富的吴鞠通才得以参与《四库全书》的誊录工作,一方面得以大量阅读中医文献,一方面获得生活必须的报酬。

### 2 《四库全书·医家类》的学术思想

吴鞠通誊录《四库全书》时,北四阁誊录几乎完工,《四库全书》基本定型,其《医家类》的学术思想也基本定型。《医家类》的编纂虽主要是纪昀等人负责,但纪氏弟子劳树棠却是最重要的协编者。纪

杨东方,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通信作者: 刘平,男,研究员, E-mail: lp1816@163.com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No. 11YJC870031)

氏学问虽博大精深,但术业有专攻,于医学并不是特别擅长。其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八中就曾言“余不知医。”其编纂《医家类》时的学术观点主要来源于劳氏。其在《重刻活人辨证序》言“侍御劳镜浦(笔者注:镜浦,劳树棠号),余甲辰春闱所得士也。……其封公精于岐黄,好善乐施。乡里尸祝之。余每阅四库所收名医方论诸书,延侍御参校,辄述其封公平日论议,剧有名理。故侍御亦明于医。询其所传,则以《活人辨证》一书,封公所最得力者。”而劳树棠的医学思想主要受其父亲影响,其父又最信服清人陈尧道所著的《伤寒辨证》。陈尧道在自序中表明《伤寒辨证》一书“将伤寒与温热病异治及疑似杂证与古人之未及详辩者,一一标出”。劳氏父子在吸取这种伤寒与温病分治学术思想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王刘二家为宗”的学术思想。劳树棠在《重刻伤寒活人辨证序》中所记载其父的告诫就表明了这点,其父言“六气六淫皆足致病,而伤寒一门,长沙之义理深奥,后人阐发精微,代有作者,然因时因地以施补救。而持论各有所偏,不善读之,适足为害。唯三原陈素中先生所著《活人辨证》,汇宋元以来诸家之说,而以王刘二家为宗。补其所未备,衍其所未畅,条分缕析,使读者一目了然,随证施治,可无歧惑。此能窥长沙之奥,而为王刘二家之功臣,吾欲刻之而力不逮也。汝其识之。”

在帮助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医家类》的过程中,正如纪昀所云,劳树棠常常在纪氏面前复述父亲的主张,在无形之中,劳氏父子的思想就不自觉地影响到纪晓岚。如纪氏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常常反对张介宾。卷三言“张介宾辈矫枉过直,遂偏于补阳,而参耆桂附,流弊亦至于杀人。是未知易道扶阳,而乾之上九,亦戒以‘亢龙有悔’也。嗜欲日盛,羸弱者多,温补之剂易见小效,坚信者遂众。故余谓偏伐阳者,韩非刑名之学;偏补阳者,商鞅富强之术。初用皆有功,积重不返,其损伤根本,则一也。”卷十云“卢霁渔编修,患寒疾,误延读《景岳全书》者,投人参,立卒。”卷十八云“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而寒凉法往往受到肯定。《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接着言“有桐城一医,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星实之姬人,见者骇异,然呼吸将绝,应手辄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服至四斤者,虽刘守真之《原病式》,张子和之《儒门事亲》,专用寒凉,亦未敢至是。实自古所未闻矣。考喜用石膏,莫过于明缪仲淳(名希雍,天崇间人,与张景岳同时,而所传各别)。本

非中道,故王懋竑《白田集》有《石膏论》一篇,力辩其非。不知何以取效如此。此亦五运六气,适值是年,未可执为定例也。”虽然“未可执为定例”,但的确取得了良效。这些认识与劳氏有相通之处。

劳树棠、纪氏的这种认识进而影响到《四库全书·医家类》。这就使其体现出“以王刘二家为宗”的特点,也就是尊奉强调王履、刘河间两家,弱化甚至摒弃与王刘主张不同的医家。如《总目》对王履、刘河间的评价相当高,而对反对王刘主张的张介宾评价相当低。<sup>[3]</sup>

### 3 《四库全书·医家类》的学术思想对吴鞠通的影响

吴鞠通19岁时因为父亲的病亡,遂“弃举子业,专事方术”,但在誊录《四库全书》前仍处在极度困惑之中。其《温病条辨·自序》云“缘塘十九岁时,父病年余,至于不起,塘愧恨难名,哀痛欲绝,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遂购方书,伏读于苦块之余。至张长沙‘外逐荣势,内忘身命’之论,因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越四载,犹子巧官病温,初起喉痹,外科吹以冰硼散,喉遂闭。又遍延诸时医治之,大抵不越双解散、人参败毒散之外,其于温病治法,茫乎未之闻也。后至发黄而死。塘以初学,未敢妄赞一词,然于是证亦未得其要领。盖张长沙悲宗族之死,作《玉函经》,为后世医学之祖。奈《玉函》中之《卒病论》亡于兵火,后世学者无从仿效,遂至各起异说,得不偿失。”吴鞠通的自序表明:家庭的苦难与医学界的各起异说,既让其痛苦也使其无从下手。但3年后的“来游京师,检校《四库全书》”使其接触到医家类编纂者寒温分治的学术观点,这对“于温病治法,茫乎未之闻也”的吴氏而言不啻为一盏明灯。特别是“以王刘二家为宗”观点又使他得以深入地学习研究温病。翻检吴氏及其友人的论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先看王履对于吴氏的意义。王履,朱丹溪弟子,著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现唯有《医经溯洄集》行于世。《四库全书总目·医经溯洄集》云“元王履撰。履字安道,昆山人。学医于金华朱震亨……其间阐发明切者,如亢则害,承乃制,及四气所伤,皆前人所未及。他若温病、热病之分,三阴寒热之辨,以及泻南、补北诸论,尤确有所见。又以《素问》云伤寒为病热,言常不言变,至仲景始分寒热,然义犹未尽,乃备列常与变,作《伤寒立法考》一篇。……然其会通研究,洞见本源,于医道中实能贯彻源流,非漫为大言以夸世也。”馆臣指

出王履的学术贡献之一就在于阐明了伤寒与温暑的不同,并特意指出其《伤寒立法考》一文特别重要。《伤寒立法考》一文明确指出“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为温病学派的产生扫清了迷雾。吴鞠通对于王履的这些贡献多次表示了敬意。《温病条辨·凡例》云“晋唐以来诸名家,其识见学问工夫,未易窥测,唐岂敢轻率毁谤乎?奈温病一证,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多所弥缝补救,皆未得其本真,心虽疑虑,未敢直断明确,其故皆由不能脱却《伤寒论》蓝本。其心以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温病条辨·卷首·原病篇》云“细考宋元以来诸名家皆不知温病伤寒之辨。如庞安常之《卒病论》、朱肱之《活人书》、韩祇和之《微旨》、王实之《证治》、刘守真之《伤寒医鉴》《伤寒直格》、张子和之《伤寒心镜》等书,非以治伤寒之法治温病,即将温暑认作伤寒,而疑麻桂之不可用,遂别立防风通圣、双解通圣、九味羌活等汤,甚至于辛温药中加苦寒。王安道《溯洄集》中辨之最详,兹不再辩。”《温病条辨》卷一《上焦篇》“辛凉平剂银翘散方”方论云:“本方谨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甘苦;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之训。王安道《溯洄集》亦有温暑当用辛凉不当用辛温之论,谓仲景之书,为即病之伤寒而设,并未尝为不即病之温暑而设。……皆先得我心者。”这些表示敬意的话,明确表明了吴氏对于温病的认识及其温病治疗组方用药等方面深受王履的影响。

刘河间也对吴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吴氏及其友人对此都有阐述。《温病条辨》卷一《上焦篇》云:“伤寒由毛窍而入,自下而上,始足太阳。足太阳膀胱属水,寒即水之气,同类相从,故病始于此。古来但言膀胱主表,殆未尽其义。肺者,皮毛之合也,独不主表乎!(按人身一脏一腑,主表之理,人皆习焉不察。以三才大道言之:天为万物之大表,天属金,人之肺亦属金,肺主皮毛,经曰皮应天,天一生水;地支始于子,而亥为天门,乃贞元之会;人之膀胱为寒水之腑,故俱同天气,而俱主表也。)治法必以仲景

六经次传为祖法。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太阴金也,温者火之气,风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于此,必从河间三焦定论。”在这里,吴鞠通明确提出温病“必从河间三焦定论”,表示取法于河间的言论不止这些,如本卷一开始就云“本论详加考核,准古酌今,细立治法,除伤寒宗仲景法外,俾四时杂感,朗若列眉;未始非叔和以肇其端,东垣、河间、安道、又可、嘉言、天士宏其议,而塘得以善其后也。”除了吴氏本人之外,吴的好友也明确表示吴鞠通学术上深受刘河间影响。汪廷珍《温病条辨序》云“仲景之书专论伤寒,此六气中之一气耳。……以其书本论伤寒也。其余五气,概未之及,是以后世无传焉。……盖自叔和而下,大约皆以伤寒之法疗六气之病,御风以絺,指鹿为马,迨试而辄困,亦知其术之疏也。……惟金源刘河间守真氏者,独知热病,超出诸家,所著《六书》,分三焦论治,而不墨守六经,庶几幽室一灯,中流一柱。”朱士彦《吴鞠通传》云“六气为病,今惟存《伤寒论》,后人遂以伤寒之法遍治外感不效,又谓辛温不可用,而各立方法,然无能出《伤寒论》之范。元人刘守真、明吴又可,始知其非。”这些论述都表明了刘氏在三焦辨证、温病的认识及用药方面对吴鞠通的影响。

总之,吴鞠通检校《四库全书》有一特殊机缘,其“检校《四库全书》”实为誊录南三阁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医家类》“以王刘二家为宗”的学术思想对吴鞠通温病学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77-78.
- [2] 郭伯恭. 四库全书纂修考[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75.
- [3] 杨东方, 李柳骥. 劳树棠与《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1, 34(3): 164-166.

(收稿日期: 2012-05-16)